

沉船島

—科学幻想小说

〔苏〕亚·别利亚耶夫著

CHEN
CHUAN
DAO

地质出版社

TS

沉 船 岛

科学幻想小说

[苏]亚·别利亚耶夫著

地 质 出 版 社

1981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了苏联科幻大师亚·别利亚耶夫的两部科幻小说《沉船岛》和《最后一个大西洲人》。

《沉船岛》描述巨轮维尼阿明·富兰克林号，在横渡大西洋时遇难。船上只剩下三个幸存者：美国密探西普金斯、“罪犯”加特林格和百万富翁的女儿金格曼小姐。富兰克林号顺海漂流到一个由几百年来无数只沉船堆积起来的奇怪的岛上。三个幸存者在岛上经历了异常离奇、惊险的遭遇，才逃出沉船岛。共同的命运和志向使加特林格与金格曼小姐结为夫妇，并与西普金斯消除敌意成为好友。后来，他们三人组织了一支科学探险队重返沉船岛进行考察，终于揭开了该岛的全部秘密。

《最后一个大西洲人》描写一支以教授拉里松为首的海洋探险队，深入大西洋底部，发现了远古时代曾被人们称为“太阳之国”、“黄金世界”的大西洲的遗址。这个有着灿烂文化和无穷宝藏的文明古国，在一次罕见的大地震和火山爆发后全部沉陷于大西洋底。拉里松教授，通过大量的考查工作，详尽地记录下了一部反映这个古国风土人情、文明历史和这场毁灭性灾难的真实故事。

这是两部带有探险色彩的科幻小说，不仅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而且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是青少年读者颇为有益的读物。

沉 船 岛

科学幻想小说

〔苏〕亚·别利亚耶夫著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责任编辑：王扶 杨筠

地质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2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8¹/₁₆ 字数：190,000

1982年2月北京第一版·1982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7,450册·定价0.90元

统一书号：10038·新13

《探索者丛书》出版说明

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古往今来，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频创奇迹，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造福于人类的烈火。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莽莽的荒野，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电子计算机边度过无穷无尽的不眠之夜。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

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当前，在建设“四化”，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

为此，我们出版了《探索者丛书》。

《探索者丛书》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勇敢探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

事业为宗旨。

《探索者丛书》将为读者提供：世界著名的探险记和考察实录，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百折不回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生动有趣、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题材新颖、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阔读者的思路。

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探索者丛书》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萧建亨同志担任主编，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译稿件，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地质出版社科普文艺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

目 录

沉船岛.....陆九如译

第一章..... (1)

一 在甲板上..... (1)

二 暴风雨之夜..... (4)

三 一片荒漠..... (10)

四 萨尔加索夫海..... (14)

五 死寂的世界..... (19)

第二章..... (23)

一 静寂的码头..... (23)

二 岛上居民..... (28)

三 费尔古司·斯列托恩总督..... (32)

四 新的生活..... (36)

五 选新郎..... (40)

六 击败斯列托恩..... (46)

第三章..... (52)

一 密 谋..... (52)

二 逃 跑..... (55)

三 没有空气..... (60)

四 获 救..... (63)

第四章..... (66)

一 科学探险队..... (66)

二 新总督..... (75)

三	吸鸦片烟的人	(82)
四	消失了的岛	(86)
五	伟大的行动	(96)
六	“逮捕他！”	(102)
七	波珂老人	(107)
八	重登沉船岛	(114)
九	“上帝的惩罚”	(117)
十	斯列托恩船长的秘密	(129)
十一	水与火	(137)

最后一个大西洲人.....洪熙 刁文珞译

大西洲是怎样发现的.....(146)

一	水下探险	(146)
二	大西洲和玛丽小姐	(149)
三	寻找大西洲	(151)
四	意外的援助	(154)

最后一个大西洲人.....(157)

序		(157)
一	大西洲	(157)
二	谢利	(163)
三	古安·阿塔古耶拉干——大西洲之王	(166)
四	阿迪希尔纳·古安契	(170)
五	在星光下	(174)
六	太阳节	(180)
七	阿克萨·古阿姆·伊特索和阿塔	(185)
八	魔术师的圈套	(197)
九	一条小蛇	(205)

十	在老矿井里.....	(208)
十一	阿茨罗·沙努和克里茨纳.....	(214)
十二	奴隶起义.....	(221)
十三	奴隶起义的告终.....	(228)
十四	阿塔之死.....	(233)
十五	必遭毁灭.....	(236)
十六	飞龙.....	(242)
十七	黄金时代.....	(245)
十八	大西洲的灭亡.....	(251)
十九	死人之船.....	(260)
二十	最后一个大西洲人.....	(266)

沉 船 岛

第 一 章

一 在 甲 板 上

一只巨大的，横渡大西洋的轮船“维尼阿明·富兰克林”号停泊在热那亚港湾里，正准备启船。岸上是那种通常的忙乱景象：各种语言的喊叫声；形形色色的人群。而轮船里的人们却不由地沉浸在出门远行前神经过份紧张的寂静中。只有三等舱的旅客慌忙地在密集的人群里“分割着地盘”，寻找座位，安置零星什物。头等舱的旅客从高高的甲板上默默地注视着这些蚂蚁般蠕动的人群。

轮船响起了最后一次震天动地的吼叫声，水手们开始迅速地收起舷梯。

这时突然有两个人急速地走上舷梯，走在后面的那个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水手便让这两个人上了舷梯。

迟来的两位旅客登上了甲板。那个穿戴的很讲究，身材匀称，肩膀宽阔的青年人两手放在宽大的大衣口袋里，匆匆地朝船舱的方向走去。他那修刮得光洁的面孔上露出十分泰然自若的神情。但是细心的人，从这不相识者紧皱的双眉和略带讽刺的微笑中，不难看出他的安详中有着某种不自然的神态，一步不离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相当肥胖的中年人，一

只圆顶礼帽扣在他的后脑勺上。他那流着汗的，憔悴的面孔，既显出疲惫不堪，又露着一种满足，就象一只猫在牙齿里衔着只老鼠似的。他的眼睛一秒钟也不离开他的同伴。

甲板上，离舷梯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姑娘。她与那位走在前面的迟到的旅客，互相瞅了一眼。

当这两个奇怪的人走过去之后，着白衣裙的金格曼小姐，听到一个收舷梯的水手朝他俩的背影点了点头对同伴说：

“看见了吗？有名的老相识。纽约的密探吉姆·西普金斯，又抓了一个什么年轻人。”

“西普金斯？”另一个水手回答说，“这可是个不捉小野种的家伙。”

“是啊，瞧他的穿戴，就象守卫银行保险柜的专家似的。”

金格曼小姐感到害怕起来。在去纽约的这段旅途中，将有一个罪犯和她同乘一条船，说不定是个杀人犯呢！以前，她只在报纸上才看到过这种神秘、可怕的人物。

金格曼小姐连忙登上最高层甲板。在这里，在自己人圈子里，一般来说似乎不会有死亡的威胁。她稍稍有了点安全感。金格曼小姐仰靠在舒适的藤圈椅中，陷入了遐想——在疲于喧闹忙乱的城市生活以后，作作海上旅行，对神经来说是最好的休息了。甲板上的帆布篷替她遮住了灼热的阳光，藤圈椅之间放着一些种植着棕榈树的大木桶。棕榈树叶微微地摆动着。从什么地方飘来一股带有香味的贵重烟草的气息。

“罪犯，谁能想得到？”金格曼小姐低声说，她还在想着舷梯旁的相遇。为了摆脱掉这不愉快的印象，她掏出一只

精巧的日本造的象牙烟盒，盒盖上雕刻着花纹。金格曼小姐抽起了欧洲的小雪茄。一缕淡蓝色的烟雾袅袅升到棕榈树叶的上空。

轮船小心地驶出港湾。轮船仿佛是停立不动，周围的景物却象旋转舞台似地向后移动着。瞧，整个热那亚城朝着船舷转动着，好象希望远行者最后再看它一眼。白色的房屋沿着山坡蔓延而下。它们挤聚在沿岸一带，象是一群绵羊停留在饮水处。在这些房屋上面高耸着黄褐色的山峰，山上是点点绿色的花园和伞松。

突然，象是谁翻转了舞台上的布景，又呈显出了一角海湾——一片蔚蓝色的晶莹透明的水面。一艘白色的快艇仿佛沉浸在落到地面上的淡蓝色的天空里。轮船的航道透过清彻明净的水面，清晰可见。淡黄色的石块和白色的砂粒，鱼群在矮矮的水草间游来钻去。渐渐地，水蓝得深了，但还能隐约看到水底……。

“小姐，您对您的舱房满意吗？”

金格曼小姐回头一看，原来是船长站在她面前。他把对“亲爱的”旅客表示亲切的关怀作为自己的职责。

“谢谢您，……先生。”

“布朗乌恩。”

“布朗乌恩先生，非常好，我们顺路要在马赛停靠吗？”

“纽约，是第一个停靠站。不过，我们可能在直布罗陀停留几个小时。您想在马赛停留吗？”

“哦，不，”金格曼小姐连忙叫起来，“我对欧洲已经厌烦透了。”停了一下，她又问：“船长，请告诉我，在我们船上……，有个罪犯吗？”

“什么罪犯？”

“好象是被抓来的……”

“可能，不过是个把人，这没什么。要知道这种人为了逃避审判，常常从欧洲跑到美洲，或从美洲跑到欧洲。但那些侦探总是跟踪着他们，并把这些不走正道的迷途羔羊送回祖国。他们在轮船上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事，您尽可以放心。虽然没给他们戴上手铐，不过是怕引起大家的注意。一进了船舱，他们就被铐上了，而且锁在吊床上。”

“然而这是多么可怕啊！”金格曼小姐惊叹道。

船长耸了耸肩头。

这一声惊叹不仅对船长，甚至连金格曼小姐自己也唤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模糊的恐怖感。太可怕了，这些人象野蛮人一般被铁链锁住，虽然这是必须采取的防范措施。

真可怕！那个年轻人看来不大象个罪犯，而且和她那圈子里的人也没多少区别。而整个的旅途中，他却被锁在闷热的舱里。一种下意识的想法总使金格曼小姐躁动不安。

于是，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又沉思起来。

船长悄悄地离开了。清新的海风吹动着她那白色的丝绸围巾和一络栗色的卷发。

甚至在这远离港湾好几海里的地方，还飘来了木兰花的芳香，象是送来了热那亚海岸最后的问候。巨大的轮船切开蓝色的水面，在它的身后留下长长的波浪，宛如在丝绸般光滑的海面上织出了层层美丽的花边。

二 暴风雨之夜

“将军！将！”

“哦，让鲨鱼把您吞吃了吧！”纽约著名的密探吉姆·西

普金斯说着懊丧地搔了一下右耳。“是啊，您棋下得挺好，”他继续说，“可是我比您下得更好。您这盘棋赢了我，而我却给您安排了那样出色的一盘‘将军将死’的棋。加特林格，在热那亚，您象棋中的将军一样，逃到最远的破烂房子的笼子里，想躲开我！那是白费力气！吉姆·西普金斯可以直搜到海底。喏，这就是给您将的一军！”说着他自我陶醉地往后一靠，吸起了雪茄烟。

勒吉纳尼德·加特林格耸了耸肩膀。

“您有那么多的卒子，您把热那亚所有的警察局都动员起来了，包围得水泄不通，而一个棋手只靠一颗‘将军’，要去对付对方强大的阵势，当然要输的。不过，吉姆·西普金斯先生，我们这盘棋也许还没下完……”

“您这样认为吗？这条小锁链还没使您认输吗？”密探触动了一下那细细的普通的锁链。这锁链把加特林格的左手锁在吊床的金属杆子上。

“您太天真了，就象许多有才能的人那样。难道这锁链——就能证明什么吗？不过，咱们不必详细讨论这些哲学问题。”

“那么再下一盘。我要报复。”西普金斯说。

“看来我们是玩不成啦！现在船摇晃得很厉害，不等我们下完，棋子早就给颠乱了。”

“您这话什么意思，这也是‘哲学’吗？”西普金斯问道，一边摇着棋子。

“那就随您怎么想吧。”

“对，摇晃得厉害了。”他将棋子走了一步。

船舱里十分闷热。这个舱是在轮船的吃水线以下，靠近机器房。机器强有力地震动着近旁的舱壁，舱里充满了它那

节奏单调的噪声。下棋的人都不说话了，并极力保持着棋子的平衡。

暴风雨大作。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一会向左侧倾斜，一会又突然歪过来，然后又……就象个蹒跚的醉汉。

棋子都飞散开了。西普金斯躺倒在地板上。加特林格被锁链拉牢，但随着锁链猛烈地拉扯，戴“手铐”的手腕疼得钻心。

西普金斯骂了一句，坐到地板上了。

“这样好象平稳些。加特林格，我觉得有点不舒服……，那个……海上晕船。我还从来没有经过这样要命的颠簸。我要躺下了。但是……假如我情况更坏，您不会跑开吧？”

“当然要跑。”加特林格回答说，一边在吊床上躺下。“我要拉断链条，跑掉……，跳进波涛中去。我宁愿到鲨鱼的世界去……”

“您开玩笑，加特林格。”西普金斯爬到吊床跟前，呻吟着，爬上去。他还没来得及伸直身子，突然又被一阵可怕的震动从床上抛下来，整个轮船都在颤抖。到处噼啪作响，金属的碰撞声和嘈杂的嗡嗡吼叫声。突然，船舱上面一片喊叫和杂乱的脚步践踏声，压倒这一切噪音的是轮船汽笛吼叫起来，发出了“全体旅客到上面去”的信号！

西普金斯顾不得疲劳与衰弱，紧紧贴着墙壁往门口走。他虽然吓得要死，但还极力掩饰着。

“加特林格！那里大概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去看看。但是，请原谅，我还得把您锁上！”他大声喊道。

加特林格轻蔑地瞧了密探一眼，没有说话。

船在继续颠簸，而且可以感觉到船头似乎正在慢慢下沉。

过了几分钟，西普金斯来到了门口，他雨衣上的水直往下淌，面孔由于恐怖而变了形，现在他再也顾不上掩饰了。

“遇险了……我们正在往下沉……轮船撞个大窟窿……他们正在准备小艇……已经下命令系上救生带了……但现在还没有人上小艇去。据说，这船上什么地方有个隔舱壁，假如在那里他们采取什么措施的话，这船也许还不至于沉没。唉，鬼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那些旅客和水手打起来了，因为水手不让他们上小艇……但是，我呢，我怎么办？”他对着加特林格叫喊着。仿佛一切都是加特林格的罪过。

“您说我该怎么办？要救出我自己，还要跟踪着您吗？我们也可能不会乘一条小艇，那么，瞧吧，您肯定要逃跑……”

“难道这个还不能使您放心吗？”加特林格带着嘲讽的意味举了一下锁住他的小锁链。

“我不能和您一起留在这儿，见鬼去吧！”

“简单一句话，您是既想要救出自己，和我，还有那一万块美元。他们不是答应您，抓住我就赏您一万块吗！我很高兴看到您居然也会处境困难，但我不能给您任何帮助。”

“您能够，是的，听我说，亲爱的，”西普金斯的口气突然变得谄媚起来。他蜷缩着身子一副乞丐祈求施舍的可怜相，“只要您答应，答应一句话，您不离开我逃跑，那我马上就打开锁，取下您手上的锁链……，只要答应一句话，我相信您。”

“谢谢您的信任，但我什么也不能答应您。我只能说，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逃跑。”

“哦！瞧您这副样子！如果我把您丢弃在这里呢？顽固的家伙！”这回西普金斯也不等回答就跑到门口。他紧紧抓住陡峭的梯子，跌跌撞撞，吃力地往上爬着，好不容易爬到甲板

上。尽管已是深夜，甲板被弧光灯照得通明。他突然被那暴风雨中抖动的遮雨帘子猛击了一下。船尾高高地翘在水面上，而船头却沉进了波涛中。西普金斯环视了一下甲板，那几分钟前还保持着的井然秩序，这时却象乱麻一团。求生的本能，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原始的、野蛮的感情，变得疯狂了。那些穿戴考究的男人们，昨天还围绕着那些太太、小姐们，彬彬有礼地献着殷勤，现在却粗野地践踏着重女人的身体，用拳头打开一条路，向小艇涌去。谁强悍谁就胜利。汽笛的尖叫声和这群失去了理智的两脚野兽非人的狂吼声汇成一片。到处是遍体鳞伤的人和披头散发、撕破了衣服的尸体。

一股热血冲上西普金斯的头顶，他直发昏。一瞬间，他差点也投入到搏斗的人群中去。但这时，那一万块美元制止了他。他倒栽了个跟头，滚下了梯子，飞跑进船舱，又跌倒了，一路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来到吊床前，颤抖着双手打开锁链。

“到上面去！”他让加特林格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

当他们登上甲板时，西普金斯才发现，甲板上已经空无一人。在舷窗透出的灯光照耀下，只见汹涌的海浪中隐约闪现出最后一批小艇，上面挤满了人，早已超载，简直不能设想它们还能浮起来航行。

无数跌落到水中的人用手抢抓着小艇的船沿。艇上的人用脚、拳头和浆板敲打他们。左轮手枪的子弹纷纷击中不幸落水的人，他们终于被波涛吞没。

“一切都怪您！”西普金斯吼叫着，举起拳头在加特林格鼻子前面摇晃着。

加特林格根本不理睬他，自顾走下船舷，仔细地朝下面

观看。紧贴船边，一个女人的身体在波涛中翻滚。她拚出最后的力气张开双臂，每当波涛将她冲向轮船时，她企图抓住船上的铁壳，但都失败了。

加特林格脱掉外套，纵身跳到船舷外边。

“您想逃跑？好啊！”西普金斯立时掏出手枪对准了加特林格的头。“您再离开轮船一步，我就开枪。”

“别啰嗦！快抓住这根绳子头，你这个白痴！”加特林格叫喊着，一边抓住那个落水女人的手，这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还发号施令哩！”密探叫喊着，“这简直是对执行任务的官员的侮辱！”但还是抓住了绳子头。

薇薇阿娜·金格曼小姐到了船舱后才苏醒过来。她深深地噓了口气，睁开了眼睛。

西普金斯殷勤地脱帽行礼：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侦探吉姆·西普金斯。这位是勒吉纳尼德·加特林格先生，正在我的监护之下，可以这么说……”

金格曼感到对侦探和罪犯这对伙伴不知所措。她是个百万富翁的女儿，远在这伙人的社会地位之上，但他们当中的一位又是她的救命恩人。她怎么能向一个罪犯伸手致谢呢？不，不能！幸好她还十分虚弱，这倒省得让她为难了。她的手只微微动了一下，声音十分微弱地说：

“谢谢您，您救了我的命。”

“每个人都不应该见死不救，”加特林格朴实地回答说，“现在您应该休息。情况可能稳定了。轮船好象在水中站住了，没再往下沉。”突然，他拉了一下西普金斯的袖子说，“我们走吧。”